

五卅慘案回憶錄

熱血滿腔擴大聲援

民國十三年，國父孫中山先生在廣州召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，通過扶助農工的工農政策，制定勞工法，改善勞工生活，保障工人團體，並扶助其發展。又在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中增設工人部，從此工人運動，便奠定基礎了。五卅慘案，在民國十三年爆發於上海，全國各地紛紛響應，聲勢雄壯，不遜於五四運動，青年學子，勞工大眾，雲合霧集，匯結成爲革命的巨大洪流。因此，對於後來完成北伐，實有莫大影響。茲將當時南京方面反帝國主義運動經過，就我記憶所及，據實寫出，以供史家之參考。

上海日本工廠工人，不堪資方平時的壓迫，突然罷工，時在民國十三年二月九日，參加罷工者有二十多家工廠，四萬工人。這次罷工，工人所要求的條件，雖未完全達到，但對於團結運動之重要，已因此有了進一步的瞭解，所以各工會會員激增到一萬多人。日本資本家看到這種情形，非常焦急，於是決心取締工會，開除爲首的工人。工人們爲反抗資方的壓迫，決定連續大罷工，不料，日本資方，變本加厲，竟用毒辣手段，打死工人顧正紅，於是五卅慘案遂突然爆發而不可遏止。上海各校學生，參加顧正紅追悼會，

經過租界與巡捕衝突，遭受傷害者數十人，因此激動上海數百萬市民之憤怒，全市商人罷市，學生罷課，以爲聲援，當時租界當局，無日不逮捕工人和學生，兇燄所播，舉國震動。

南京接近上海，又是中國的首都，人文薈萃，民氣尤爲激昂。噩耗傳到後，各校學生即發動遊行示威，以東南大學爲中心，組織「上海五卅慘案南京學生後援會。」但是，這個組織，既限於學生，又爲東南大學代表所起草的章程辦法，自然爲多數學校代表所不滿意。於是，在東大禮堂開成立大會時，法政大學學生代表（就是筆者，與馬元放、戴立珍、吳軫、崔西超五人。）認清當前之情況與需要，已先一日聯絡京校半數以上之代表，臨時提出一個緊急動議案，主張取消原草案，改組爲「上海五卅慘案南京學界後援會。」並鄭重說明既爲南京學界大規模援助運動，就不應該只限學生代表參加，況且一校所包辦之草案，亦不足以適應各校之要求，將來何以取信於人，領導各界，負起救國的大責任。記得當時工業專門代表沈乃庚、楊克天，省立一中代表王南生、華畹，金陵中學代表劉蔚凌（其他校代表姓名已忘記。）俱同意我們的主張。東大代表鑑於會場趨勢，深恐臨時案如獲通過，很不利於他們的計劃，所以，不惜聲嘶力竭，激烈爭辯。然而，主張不同，爭辯儘管爭辯，而青年盛氣，熱血滿腔，誠足以動天地而泣鬼神。

押着買辦遊街示衆

雙方意見不同，劇爭不休，會場秩序，亦不寧靜。兩江民立中學校長汪同塵，仁丹鬍子，短小精幹，

突然躍上講臺，向大眾連磕響頭不已，並且號洩大哭，聲震屋瓦，說道：「帝國主義兇獸萬丈，咄咄進迫，上海鮮血未乾，鬼骨未寒，我們何忍爲此組織，爭持不解。我哀求大家放棄成見，趕快付表決吧！」真個眼淚有用，全場受了他的感動，肅靜無聲。於是臨時主席東大代表王曾稼宣佈停止討論，即付表決，遂以過半數通過我們臨時緊急動議案了。南京學界後援會組織成立後，假借門窗橋教育會址辦公，首先通過展開輔導工運工作。下關和記洋行，爲英商所辦，買辦華人羅步周對於羈縻工人，很有一套手法，後援會推舉東大代表宛希巖負責前往活動，希巖擅言辭，有魄力，對於工運，更是他看家本領。所以，能在很短期間煽動工人大罷工，並綁出羅步周遊街，終爲警察搶奪去了。至於各學校，那更是熱烘烘的一律罷課。執小旗，貼標語，散傳單，呼口號，露天演講，把一座古老南京城鬧得天翻地覆。政府方面，始終沒有一定決策，大多隨時應付，勸導是無效的，大批武裝警察，有時打工人，打學生，不過始終未敢屠殺。後援會又作一個重要決定，便是：既已做，決不休，橫豎丘九比丘八大一歲，不暴動，不流血，終是不能打倒帝國主義，打倒軍閥，完成建設民有、民治、民享、自由國家的目標。

像孫悟空大鬧天宮

江蘇省警務處長王桂林，是一個不折不扣軍閥走狗，可是，他很狡猾而有手段，從不殺害學生和工人，只有運用軟硬兼施辦法對待我們。有一天，學生遊行經過警務處後門與警衛發生衝突，在熱情洶湧之下

羣衆是無理智的，一聲狂呼，羣山響應，一擁而闖進警務處，逢人便衝，遇物便打，辦公桌子四腿朝天，玻璃門窗，雪片紛飛，當時王桂林倉皇逃跑了，否則，一定帶他遊街的。結果學生被捕數十人，各校校長聞訊趕到，對衆聲明決向政府交涉釋放，孫悟空大鬧天宮暫時停止了。

由於這一次驚人表演，政府當局及一般人士都認識了青年愛國熱情，是不可忽視的。青年的勇氣，也不是鋼槍白刃所能嚇倒的。聽說省長韓國鈞曾扼腕而嘆：「學生行動，雖然有些越軌，但愛國熱情，可憫，可諒。」這位七十高齡的老省長，始終和平鎮靜，未摧殘學生運動，而且，精神上是很表同情的。

經過罷工，罷課，遊行及搗毀警務處後，後援會又作一項緊急決定，便是向江寧地方法院以法定程序，控告王桂林、羅布周，教唆警察毆傷學生的「傷害罪」，逮捕工人、學生的「妨害自由罪」，並通謀帝國主義者，意圖以武力加害中國的「外患罪」。控告狀，推我起草，宛希巖修正，提經會議通過後，即向法院呈遞。並推定宛希巖、姚爾覺及我三人爲原告。我們也明知法院是受而不理，延宕了事的。不過，藉此壯壯聲勢，發揚正義，給他們一種打擊，以期喚起民衆，共同奮鬥，庶使早日完成革命而已。

五人被誣爲過激黨

當時在後援會工作的學界代表，都具有高度的愛國熱情，和一往直前的勇氣。其中最惹軍閥們及社會注意者有五個人，警務處誣指爲「過激黨」，我始終不明白他們所謂過激黨之意義何在？大約是包括我們

國民黨員，或共產黨徒及言行最激烈之份子。聽說他們曾密派五個偵探，跟踪我們，隨時監視我們行動，但並無危害的企圖。今特將五人的言行，略記於次：

①宛希巖，東大學生代表，湖北人，幹練沉毅，演說時，聲如洪鐘，有條有理，能寫文章，又富煽動性，矮胖個子，黑黑面孔，頭髮散披着，可能二三月不知剃頭，一件藍布衫，一雙粗皮鞋子，鞋帶跑開了，也不知扣。堅苦卓絕，往往一兩夜不睡眠，還能繼續工作。傳聞後來誤入歧途，已於清黨時被殺了。

②姚爾覺，省立一農學生代表，江蘇人，長得白皙、漂亮，看來是文縷縷的一個小伙子，可是，說起話來，慢吞吞的很有力量，個性特別倔強，在會議席上最好反對論調，與我動輒爭執不已，但彼此都是忠心愛國，絕無私人仇怨。抗戰時期，他曾任魯蘇戰區總司令部黨政委員，我們常在一起遊玩，未幾遠行了，迄今數十年杳無消息，也許尚在人間呢？

③省立一中教員代表王南生，江蘇人，這位先生很圓通，工於詞令，最好發表折衷主張，要用現在通行名詞來形容他，那他便是道地的第三勢物理論者。後來不知怎的抽鴉片，吸白麵？我於民國三十七年在南京開會時，常時遇見他，形容憔悴，面目黧黑，前後判若兩人。我對舊友，最富於情意，緩急之間，莫不竭力為助，但對癮君子只有避而遠之了。

④省立一中學生代表華曉，江蘇人，這個小伙子，確係不羈之馬，膽大包天，事事主張硬幹，快幹，並要幹得痛快淋漓，衝鋒陷陣的本領，的確了不起！他常說：「不揍人，不算好漢，不流血，不是英雄。」

「後來在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內刺殺汪精衛，他是首領，化名胡雲卿，四海皆知。一別數十年，幾如隔世，以他的行徑判斷，恐怕早赴地下工作了！」

⑤自我道白：我是法大學生代表，在後援會中，以常委兼任宣傳組長，又主編「國民與外交」三期刊，終天開會，奔走，忙得焦頭爛額，連吃飯時間幾乎也沒有，時常買四五塊燒餅坐在人力車上快吞，經常通宵不眠，草計劃，編刊物，愈幹愈起勁，迄今回憶，簡直如中風狂走。

有一天，我們校長王甸伯先生召我談話：他說：「別的學生，各有背景，工作有記功，你何必過於拼命？……」我說：「本着良心，激成愛國壯舉，是青年應有的精神，我未犯校規，校長何必約束我？……」我們校長是一位講道德，能文章的長者，最後，也只勸我謹慎而已。後援會轟轟烈烈運動三閱月之久，受到了大局影響，漸漸的旗擡鼓息，竟至無疾而終了。但，它在民權運動史，民族復興史上，終佔一頁光榮的紀錄，不敢說對民十六年北伐有多大裨益，但，至少在民心上有相當大的鼓勵。歲月不居，迄今已四十餘年了，時局頻變，人事消長，不禁感慨系之！當時參加運動者，自不限於上述幾個人，可是，年月長久，大半遺忘了。追憶從前，二十歲左右的一羣小伙子，龍馬精神，膽大如斗，而今強半花甲之年，垂垂老矣。也許有人榮居要津，甚至有人正在搞危害民族、屠殺百姓之工作，更或有人墓木已拱了。直贖我這個笨伯，濫竽議席，側身鬻宇，長夜漫漫，孤懷耿耿，寧可窮途潦倒，亦不屈己求榮，而盱衡世態，人欲橫流，有聲皆恨，無力回天，不知涕泗之何從也！（民國五十七年五月三十日）